

台版序

欲研究克劳塞维慈（Carl von Clausewitz 1780-1831）的战争论，不可不懂得黑格尔（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, 1770-1831）的哲学，因为克氏受黑氏哲学的影响太大了。黑氏与克氏生于同一时代，其影响于克氏，正如老子影响于孙子一样。这真是东西兵学界一件最有趣味的事。

黑氏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哲学家，他著有『心的现象学』，『历史哲学』，『法津哲学』诸书，他是战争政治学的建立者，他歌颂战争说：『战争如气流保持海洋之新鲜一样——保持国民伦理的健康，防止有限的各种限制性的凝固。宛如时常静止的海洋一样——继续安静的民族，甚且说安于永久和平的民族，除堕落之外，实无他途。』而对和平批评说：『和平使市民生活更加扩大，生活之一切表现更见隆昌，但长久继续下去，却是人类的堕落。』不过这倒没有影响到克氏，而克氏在战争论上说：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』，却是受黑氏所影响。黑氏说：『在历史的现象中，是以战争防止国内的不安，加强国内的团结的形态而出现。』这是把战争当作政治的一种手段的。

黑氏是一个观念论者，如『历史哲学』一书，强调宇宙的本体是『绝对精神』，『理性统治着世界』，『根据思想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』。这确给予克氏很大的影响。在克氏以前的兵学都是崇拜几何兵学的战略态势，或囿于物质威力的比较，而克氏却能认识精神在战争上的重要性，并列精神要素为五大要素之首位。他说：『精神的诸力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全体，而且军队的运用，也是凭于指挥官的意志力而决定，即军队与将帅、政府等的智能及其他精神上的各种特性，战地的人心，战胜战败的影响等都足给予军事行动的重大影响。』（见本书第三篇第二章）

黑氏在哲学上贡献最大的还是他所建立的辩证法（Dialectic），克氏战争论的特点就是接受了黑氏这个哲学方法论，他的战争是一贯地用辩证法写成。日本研究克氏战争论者亦说：『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是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根据而更发扬光大了……他的理论虽不完整，但一贯地用辉煌的辩证法写成，这证明他所使用方法的伟大。』

『正反合』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则，克氏则用以分析战争现象，阐明战争原理，建立他战争理论体系。首先我们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。该章第二节说：『战争是交战双方各为屈服敌方意志之无界限的努力。』于此又分为：『（1）暴力使用的无界限性……（2）打倒感情的无界限性……（3）「力」之发挥的无界限性……』都是从『正』（我）『反』（敌）双方来观察，再发展为『合』——『打倒敌人』或『压倒敌抵抗力为止』（亦即否定的否定）来说明战争的概念。

其次，克氏用辩证法来研究战争的防御与攻击，表现得更恰当和明智。

原来所谓防御与攻击是两个对立的观念，但克氏却作统一的观察，即防御亦伴有攻击，如说：『守势本身的目的，在维持现状，于每一部份上，欲歼灭敌军，则常要伴着攻击的各种动作。』（第六篇第一章）攻击亦伴有防御：『战略攻势常伴有防御，正如战略守势不是绝对的待敌和防止，常为击灭敌人而伴着攻击的动作，即战略攻势是攻守两种行动不断的交替与结合。』跟着又指出战略攻势中的防御是攻者所犯的弱点，即矛盾说：『A. 战略攻势的防御足以拘束攻者的突进，此际的防御不独不足以强化攻击，反会牵制攻者的行动，及消耗其时间，徒足增加防者的准备之利。B. 战略攻势的防御比一般防御为易败的作战形式。何故？因为攻者不能享受战斗的准备，地形的熟识与利用等防御上的利益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。』（均见第七篇第一章）此外，如所谓军事行动的休止与紧张，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等也是作对立统一的观察。至于在整个战役上由守势到攻势，或由攻势到守势的转换及其过程，这是从量到质的变化。

还有克氏在战争论上独能打破形式逻辑，方式主义，武断主义与机械论，这也是基于辩证法的观点。他指出：『在各时代便有各时代独特的战争理论。』亦即说，战争理论是要跟着时代而变化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「变」（变化与发展）是辩证法的最基本概念，而克氏在战争论上正充分表现了这个概念，读者于披阅本书时，自可得到了解。

现在反攻大陆的呼声是高唱入云了，反攻大陆的准备亦加速迈进着。然而准备反攻，不徒是金钱武器的准备，还要作学术的准备。今日反共抗俄的战争是斗力，同时也是斗智，或者说斗智尤重于斗力。国父说：『革命军之基础在高深的学问』。所以没有高深的学问和优秀的头脑，不特不能打胜仗，还要打败仗。那么我们平日对于中外古今的兵学名著就不可忽视了。

本书原名『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』，三版时曾改为「大战原理」，现为求显明计，仍用原名，特此声明。

李浴日民国四十年九月十五日序于台北